

长城，国之防也。
万里长城横亘山河，十三座雄关扼守要冲。一座座关口重镇，不知目睹了长城内外多少风云变幻，浸染了中华儿女多少英雄热血。

千年风雨洗去烽烟，砖石之上仍镌刻着国防的基因与民族的血脉。“山河血脉”版推出“万里长城十三关”系列策划，以期与读者一起重访雄关要隘，回望历史，展望未来。
——编者

紫荆关壮歌

■北耕

山河赋

紫荆关位于易县城西北45公里的紫荆岭上，东为万仞山，西有犀牛山，北临拒马河，南连黄土岭。紫荆关就建在依坡傍水，两山相夹的盆地内，四周形成天然屏障，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之一。紫荆关与居庸关、倒马关，号称“内三关”，又与居庸关同属先秦“天下九塞”之一。秦汉时，紫荆关称上谷关，为一座土石混筑的小城，后多次改名。直到元代起，盛夏之际，游人见关城内外，遍开紫荆花，便改称“紫荆关”，让这硝烟弥漫的古战场，平添了浪漫气息。

“紫荆残月”是古易州十景之一，而“荆关紫气”是西陵八景之一。大概情皆由境生，那“残月”或更符战事频繁的关口，而“紫气”则适于太平日子里的胜境。

明朝不断修筑紫荆关，最终，前后、内外等5个大小不等的城，构成大城套小城、外城套内城的“梅花城”格局，在长城各关城中独具一格。古人对紫荆关这样描述：南阻盘道之峻，北负拒马之渊，近似浮图为门户，远以宣大为藩篱；一关雄踞其中，群隘庇于下，屹然为畿辅保障。

第一次去紫荆关，大约是10年前。我带着女儿、儿子，和两名战友一起去游览紫荆关。

登上紫荆关长城，一簇簇紫荆花开得正盛，但因花木较杂，难以形成盛大气象。说是紫荆，其实我们当地俗称荆子。它的枝条可以编筐编篓，虽有用，但看起来并不起眼。然而，细观其色其态，却有着别致的韵味，特别是摇曳在风中时，更显婉约雅致。

游玩之余，我们还拍了视频，准备制作短片为家乡景致作宣传。

天蓝，云白。镜头里的云，一朵朵，一团团，轻轻飘着，似未动又动着。云下长城，蜿蜒远去，更显群山起伏绵延。短片做好后，经过延迟技术处理过的云，则呈现另一番景象：团团的云，快速地滚动着，飞旋着，变幻着；天也似乎在跟着云变，一会儿显得阔远无边，一会儿显得雄浑低沉。历史的烟云，或许便是这个样子。

二

作为太行八陬之第七陬的蒲阴古道隘口，紫荆关被称为“畿南第一雄关”。顾炎武喻其为“喉”，是北京西南的咽喉要冲，从这里可以向北通大同、宣化，西进太原，出关口向东就是华北平原。紫荆关南门门额上刻有“紫塞金城”4个字，彰显其险要地位，也表明其紫气磅礴之态势。

关城虽险，最怯无人可守。万历十五年，北疆烽烟又起，监察御史傅光宅上疏建议起用被罢免的将领戚继光。戚继光曾镇守长城16年，大家却不敢推荐他，是因为知道皇帝不满戚继光曾和张居正走得太过。果然，这条建议让皇帝十分不悦，傅光宅被罚俸禄。3个月，戚继光在这年腊月去世。

紫荆关北门门洞上方，镶嵌着上下两重石刻匾额，上行是“河山带砺”，下行是“紫荆关”，这是万历十五年，傅光宅在紫荆关留下的。

“河山带砺”出自《史记》：“使河如带，泰山若厉，国以永宁，爱及苗裔”。大意是即使黄河细如带，泰山平如磨石，也会永远国泰民安。思泽延及后代。试想，若没有守城的将士，又言何“国泰民安”？

“谁识甫堂承远意，戟门烟雨试春霖”“日暮烟波里，牛羊下碧阿”。翻开



盛夏，河北涞源乌龙沟乡，长城蜿蜒。此处长城明代归紫荆关所辖。

马卫兵摄

历史书页，马放南山之时，不少诗人写到紫荆关，会吟咏关城生活的悠闲自得。

但无论怎样，关城毕竟是关城。相较于田园之歌，明朝陈珂所写《紫荆残月》，别有一番意象，“雄关控西戎，天险不可越。戍梦刁斗回，朦胧见残月。”戍关将士的日常景象仿佛就在眼前——冷关残月，沸腾的是将士的热血。这紫荆残月，似与那易水悲歌一般，映照燕赵风骨。

然而，将士的鲜血终究无法抵挡一个王朝倾颓的命运。傅光宅之忧终成现实。公元1644年，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兵分两路，一路攻居庸关，再攻紫荆关，最终攻入北京城。

清朝末年，八国联军攻打紫荆关时，山西布政使升允，率军血战沙场御敌。初七日在紫荆关与洋人接仗，关虽失守，杀伤亦尚相当，并击毙洋统领一员，稍吐恶气。”那个夜晚，想必是月照紫荆。

战后，升允下令在紫荆关盘道寺立碑，碑上镌刻牺牲的87位勇士姓名。但清廷昏庸，在收到侵略者的抗议后，竟然加急命令当地将碑摧毁。
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外务部档案，存下了那份被损毁石碑的碑文。后来，人们据档案复刻碑文，立碑于紫荆关段长城之下、乌字号长城保护站之旁。87位勇士的姓名，重见天日。

三

燕赵慷慨悲歌，在紫荆关久久回荡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硝烟弥漫、英雄辈出。

“铜铁炉下，利刃从来护犁耙。”1937年9月，紫荆关村人郭翰池听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涞源的消息。他与妻子赵玉珠商量后，毅然将大儿子郭延年送到涞源，让儿子参加了八路军。随后，他积极协助八路军派驻的工作组开展工作，建立紫荆关抗日救国会，并担任救国会副主任。

1937年11月，日军占领紫荆关。八路军部队奉命转移，暂退至涞源王安镇，救国会也随八路军撤退。郭翰池因下乡未接到情报，没有及时转移。在得知消息后，他赶紧与妻子从蔡家峪山间小路向王安镇寻找队伍。一些地主集结了一帮打手，连夜追赶，在涞源上庄抓住了郭翰池夫妇。第二天，他们又抓捕了郭翰池的二儿子郭延寿、三儿子郭延生，以及5岁的女儿，一起送往日军

某部。

日军和汉奸百般折磨郭翰池一家。他们以家人的性命，要挟郭翰池说出救国会成员和八路军藏身之处，郭翰池只字未吐。面对敌人屠刀，一家人无一屈服。眼看着孩子、妻子一个个倒在面前，郭翰池大骂敌人是“刽子手”。日军无计可施，残暴地把郭翰池全身浇上汽油焚烧。郭翰池高呼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消灭汉奸卖国贼”，牺牲在熊熊烈火之中。

1938年11月，八路军部队向紫荆关日军发动反攻，重新占领紫荆关。郭延年随部队回到紫荆关后，子承父志，受命担任游击队长，随时打击侵入紫荆关的日伪军，密切监视汉奸动向，受到紫荆关人民的称赞。后来，这支已发展到200余人的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部队，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。

1939年11月，紫荆关附近的黄土岭一役，八路军歼日军900余人。日军指挥员阿部规秀被迫自炮击中，当场毙命。“自从皇军成立以来，中级将官牺牲，是没有这个例子的。”日本《朝日新闻》如是说。1941年8月，日军又集中7万大军，向晋察冀边区进攻，企图消灭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，摧毁抗日根据地。在这次艰苦的反“扫荡”斗争中，可歌可泣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，就发生在紫荆关附近。雄峙千古的紫荆关，又一次见证了中华儿女的崇高气节。

抗战时期，在共产党的带领与影响下，易县仅紫荆关一带，便涌现出郭翰池、张文海、王振山、李景芳、祁英涛等许多英雄人物。他们的精神如同朗月一般，光耀雄关。

四

雄关犹在，红旗更烈。解放战争时期，紫荆关更是翻开了战斗新篇。

1946年11月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连续发起了易(县)涿(水)满(城)保(定)战役，在紫荆关附近歼敌16000余人，其中有两个完整的美械团。之后，他们北上攻打古北口，南下打香河、武清，用“牵着笨牛的鼻子跑”的战术，钳制了傅作义部，为兄弟部队日后顺利推进平津战役创造有利条件。

1948年11月27日，毛泽东同志电令华北军区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、政治委员罗瑞卿、参谋长耿飚，率部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，准备随时出

动包围宣化、下花园两处之敌。次日下午，二兵团来到紫荆关地区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。拒马河两岸村民自发地把家里的粮食、蔬菜等送到部队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罗瑞卿不由感慨道：“老区的人民觉悟高啊！我们的军队有这样的民众支持，何愁不胜胜仗？”

杨得志站在紫荆关北城门上，望着奔腾而过的拒马河水说：“只要我们军民团结，同仇敌忾，众志成城，很快就能消灭蒋家王朝，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。”

11月30日，二兵团接到命令后，迅即出发，阻击宣化、下花园两处之敌。

“军民团结”，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幕幕，展现着这4个字的分量。翻开易县县志可知，自1937年至1939年，易县有4000余人参加八路军。1940年至1941年初，易县进行了4次补军，又有1861人参加八路军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5000余名官兵牺牲在易县，近万名伤病员在易县养伤和安置。在1946年11月的门墩子山战斗中，易县有7万余名民兵上前线抬担架，转运伤员。

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唐朝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，有黑、金、紫、红等多种色彩，但我一直不懂“凝夜紫”为何意。后来，我看到一种解释，说：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战士衣袍上的血迹凝固后颜色变深，变成了紫色。

我突然想到紫荆关的紫，或可指太平之紫气，亦可指英雄的血迹。紫，是红之壮烈。

那一树树紫荆弯而不屈，直而不脆，以自己特有的形态，装点着座座关山，紧扎于厚土之中或岩石之上。

长城雄关犹在，易水壮歌长吟。历史的烟云从未远去，中华儿女筑起的血肉长城、精神长城，永远气贯长虹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了解紫荆关前沿要塞

我驻守的地方

20多年前，我当兵来到新疆某部，从驻地往北5公里，就是铁门关。

每逢周末，新兵连就会组织一次5公里跑，终点就是铁门关。第一次沿公路跑5公里，即将看到“西域第一雄关”，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。当隐约看到关楼时，我和战友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，个个铆足了劲，加速向前冲去。

来到铁门关下，“丝路雄关”4个字苍劲有力。激动的心情让我们忘记了疲惫，满心欢喜地欣赏着眼前的关楼建筑。现在的关楼是1989年依照原貌重建的。青砖碧瓦，飞檐翘角，厚重而敦实。

两山夹峙，一线中通。铁门关扼守在天山山脉两条支脉——东侧库鲁克塔格山与西侧霍拉山夹峙的陡峭峡谷出口。孔雀河在此切割出一道深邃峡谷，形成了从焉耆盆地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唯一天然通道。故铁门关有“两疆锁钥”之称，是处于南北疆分界线和古丝绸之路中道的咽喉。晋代就在此设关戍守，因其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犹如一道铁门，故称“铁门关”。

晋代铁门关的设立，不仅为丝绸之路上的商旅提供了安全的通道，也成为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象征。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，铁门关成为古代中国在西边陲的重要军事据点。

古往今来，许多文人墨客途经铁门关，无不为此雄奇秀丽的景致所深深吸引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到此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题铁门关楼》：“铁关天西涯，极目少行客。关门一小吏，终日对石壁。桥跨千仞危，路盘两崖窄。试登西楼望，一望头欲白。”晚清名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，其部下刘锦棠在关旁绝壁写下“襟山带河”4个大字，彰显了铁门关的地势险要，也抒发了镇守边疆的豪情。站在天山南麓的峡谷中，看着险峻的山，摩崖石刻和碑文，我不禁感慨，正是一代代先辈克服艰难险阻，走进西域，走过铁门关，在艰苦与寂寞中坚守，才逐步巩固了我们辽阔的疆域。

历史烽烟散尽，时代大潮奔涌。1951年，王震邀请专家及技术人员考察铁门关，洞察到铁门关的双重价值——既能解决民生用电，又能储备国防能源。于是，1300多名建设者怀着“不成功，不下工”的信念，承担了建设铁门关水电站的重任。他们用热血向国家能源安全与边疆发展递交了赤诚答卷。新建成的铁门关水电站，将强大的电能输向全国各地……

在我们部队的荣誉墙上，我看到了一代代官兵奋斗的身影。

云岭风华

■查晶芳

红色足迹

仲夏清晨，我站在罗里村口。远山近田，满目青绿，空气里仿佛也氤氲着丝丝凉意。

安徽泾县云岭镇罗里村，这个看似普通的村落，却因其红色历史令人瞩目。1938年8月至1941年1月，这里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。叶挺、项英在此运筹帷幄，带领新四军官兵英勇抗击日寇，用忠诚与热血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车停在“陈氏宗祠”门前。这里是当年的军部大会堂，重大会议、军民联欢等活动都在此举行。深红大门隐于两道黑漆木栅之后，色泽饱满，古意森然。转过巨幅木屏风，周恩来同志塑像立于院中。只见他头戴军帽，一身戎装，右手握拳与眉齐平，目光沉稳，神情坚毅。柱底刻字“周恩来一九三九年春视察新四军军部”。雕像正前方是舞台，背景墙上挂着“抗战必胜”4个大字。1939年3月6日，周恩来就是在这个舞台上，为新四军官兵和地方干部作了《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》的报告。

此刻，祠堂里静寂无声，阳光从天井洒落。我仿佛看见周恩来身姿挺拔地站在台上，正沉稳又不失激昂地进行演说。当他提出“向东作战、向北发展、向南巩固”的战略方针时，一束束炽热的目光汇聚其身，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响彻礼堂……

这里也是《新四军军歌》的首唱地。

丝路雄关

■聂春兰

20世纪60年代，一支通信队伍带着三峰骆驼一口锅，走到铁门关脚下的南疆第一重镇库尔勒。他们冒风沙、住地窝，一口水、半口沙，从“半部电台”起步，逐步打通了南北疆通信大通道，连通了“千里信息银线大动脉”。

这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雄关，我以戍守在这里为荣。还记得那年新兵下连后，哥哥来部队看我，他专程去看铁门关。“走过铁门关，从此无难关。”哥哥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，我也一直用这句话勉励自己。我刻苦学习、努力训练，后来考进了军校。毕业后，我回到铁门关脚下，继续守卫这条南北疆要道。

部队时常组织到铁门关去驻训。铁门关腹地，峡谷曲折幽深。一段仍保留着原生态样貌的古道，倚山傍势，蜿蜒而去，延伸向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。在古道上，我们仿佛看到：使者相望，商贸驼队络绎不绝。唐玄奘、张骞、班超、岑参都曾从这里走过……为纪念当年曾经在铁门关留下足迹的前人，关楼前通道旁立有他们的塑像。驻训的日子里，我们重温铁门关的历史，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的决心。

近几年，许多官兵因为执行任务，再次齐聚在铁门关脚下。在参加的几场大项任务中，很多战友轮换上山驻防，克服高原反应，坚守边防“信息大动脉”，保障信息畅通。

“一步跨两疆，一关阅千年。”站在铁门关关楼上，风过峡谷，驼铃声仿佛还在回响；目之所及，尽是山河壮阔。20多年过去了，雄关未老，我心依然。我愿与雄关一起守卫边疆热土，守护丝路安宁。

1939年7月1日，庄肃的祠堂里传出一阵歌声。仿佛要阻止军歌的诞生，日军飞机突然窜到云岭上空，狂轰滥炸，教导队医务室的护士冯玲同志被炸死。敌机的猖狂更激起全军将士的愤慨，冒着尚未散尽的硝烟，文化队队员们怀着一腔怒火，满腔仇恨，再放歌喉。众声齐发，汇成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：“为了社会幸福，为了民族生存，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。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。东进！东进！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……”歌声雄浑激越，直冲霄汉。这首歌从云岭出发，很快在抗战前线唱响，传遍五湖四海，军民的革命热情持续高涨。

“村前叶子河，有座叶挺桥，桥下流水唱歌谣，思念也迢迢……”清亮的歌声引领我走上村东的“叶挺桥”。这原是一座简易木桥，桥身狭窄，年代久远。村民们走在上面摇摇晃晃，很不安全。部队来到云岭后，叶挺提议由军部负责重建。他亲自设计，与当地民众共同建造了一座带栏杆的新桥。叶挺在桥上题写了“军民合作，抗战到底”8个大字。于是，这座桥又被村民们称为“军民桥”。1946年，叶挺遇难后，云岭人民为纪念他，将桥更名为“叶挺桥”。

走过一处处旧址，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。新四军史料陈列馆中，那一张张图片、一个个名字、一件件展品，将我带入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峥嵘岁月。走出陈列馆，看到四周的绿水青山、草木葳蕤，更觉今日安宁，来之不易。

云岭，虽无高山峻岭，却有万仞风华。漫游其中，碧草青青，思忆如海。